

# 数智赋能大思政：技术嵌入与价值引领的双向重构

孙源

山东协和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32629/er.v9i5.7087

**[摘要]** 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也引发了技术逻辑与育人逻辑之间的深层张力。本文突破“技术赋能”的单向论述，提出“技术嵌入”与“价值引领”双向重构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数智时代大思政教育的范式转型。研究发现，技术嵌入正重塑思政教育的目标设定、内容生产、过程实施与效果评价全链条，而价值引领则为技术应用划定伦理边界给予方向指引。实现双向重构，需要理念更新、机制创新、制度完善与生态优化的系统推进，从而构建一个既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大思政教育新形态。

**[关键词]** 数智技术；大思政；技术嵌入；价值引领；双向重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for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idirec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and Value Guidance

Yuan Su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Xieh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reform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also triggering profound tensions between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the logic of moral education. Breaking away from the one-sided discourse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idirectional reconstru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and "value guidanc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The study finds that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is reshaping the entire chai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goal-setting, content development, process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meanwhile, value guidance defines the ethical boundaries for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provides directional guidance. To achieve bidirectional reconstruction, it requires the systematic advancement of conceptual renewal, mechanism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thereby constructing a new form of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is both precise and warm-hearted.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Value Guidance; Bidirectional Reconstruction

## 引言

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sup>[1]</sup>。2022年，教育部启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sup>[2]</sup>，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深度介入，重塑教育生态，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宏观语境下，探索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是顺应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大数据技术通过收集、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思想动态，能够实现教育对象的精准画像，从而为思政教育提供科学化的决策依据<sup>[3]</sup>，使抽象的理论知识更具吸引力与感染力<sup>[4]</sup>。

如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极端观点的传播速度极快，这不仅削弱了传统思政教育内容的权威性，还可能导致学生在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与此同时，数智技术的应用使得教育内容的生成与传播更加依赖于算法，而这种“黑箱”机制可能会引发内容同质化或偏向性问题，进一步加剧教育内容的质量隐患<sup>[5]</sup>。再者，教育者的权威性在数智时代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思政教育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主要传播者，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权威与道德威信。然而，在数智技术主导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教师的知识垄断地位被逐步瓦解。基于此，本文以“数智赋能大思政”为研究对象，围绕技术嵌入与价值引领的双

向重构展开系统分析，为新时代大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 1 理论基础：双向重构的分析框架

理解“双向重构”，首先要明晰相应核心概念。技术嵌入（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源于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强调技术并非独立自存的中性工具，而是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并反过来重塑这些关系与结构<sup>[6]</sup>。将这一概念引入思政教育领域，意味着重视数智技术如何渗透并改变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提升效率的辅助手段。而价值引领则是指在技术嵌入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育人目标，同时避免技术异化对教育本质的侵蚀<sup>[7]</sup>。

“双向重构”的提出是对上述二者互动关系的概括。它拒绝两种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自主推动教育变革，价值只需被动适应；二是技术虚无主义，将技术视为对育人本质的威胁，主张回归传统形态。双向重构则是承认技术的变革性力量，同时坚持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将二者的张力视为推动教育创新的内在动力。技术嵌入为价值引领提供了实现路径，而价值引领则为技术嵌入指明了发展方向。这种双向重构的机制不仅有助于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还能够为大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与实践指导。

### 2 技术嵌入：大思政教育的数智化重塑

数智技术对大思政教育的重塑，本质上是技术逻辑对教育流程的深度重组。这种重组超越了简单的工具替代，而是深入到教育的目标、内容、过程与评价四个核心维度，构建起一种全新的教育生态。

#### 2.1 目标层：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

传统思政教育目标的设定往往基于宏观的社会需求与教育者的经验感知，缺乏对微观个体差异的精准把握。数智技术的介入，使得教育目标的生成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通过采集学生在虚拟空间的行为轨迹、情感表达与认知反馈，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构建起多维度的“学生数字画像”<sup>[8]</sup>。这种画像不仅包含显性的学业成绩，更涵盖了隐性的思想动态、价值偏好与心理特征。基于此，教育者可以突破“千人一面”的粗放式目标设定，转向“千人千面”的精准化目标导向。技术通过建立“需求—供给”的精准匹配模型，使宏观的育人目标能够下沉并适配于每一个具体的微观个体，从而实现教育目标的个性化定制与动态化调整。

#### 2.2 内容层：从统一供给到智能生成

在工业时代，思政教育内容多呈现为标准化的教材与讲义，难以满足数字原住民的个性化需求。数智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发展，正在颠覆这一内容生产

模式。

算法技术能够根据预设的教育目标与学生的实时反馈，自动抓取、筛选、重组海量的多模态数据，生成符合特定情境的个性化教育素材。这种智能生成机制能够打破传统内容生产的线性模式，从而实现从“静态文本”向“动态流体”的转变。同时，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将抽象的理论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使学生在具身认知中完成对理论的内化<sup>[9]</sup>。这种内容层的重塑，本质上利用了技术手段实现教育内容的“供给侧改革”，使其更具针对性与吸引力。

#### 2.3 过程层：从课堂中心到场景泛在

传统思政课高度依赖于实体课堂的时空在场，教育过程具有明显的间断性。而数智技术通过打破时空的物理边界，构建起一个全时域、全场景的泛在化教育空间。

如今，物联网、5G与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教育过程不再局限于45分钟的课堂讲授，而是延伸至学生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与网络交往之中。教育者可以利用智能终端开展伴随式的引导，利用算法推荐实现精准化的推送。这种“去中心化”的过程重塑，将思政教育从孤独的课程教学转变为沉浸式的生活化实践。教育不再是特定时间的被动接收，而是伴随学生成长全过程的主动教育。

#### 2.4 评价层：从结果考核到过程画像

传统的思政教育评价多依赖于期末考试或结课论文，侧重于对知识记忆的考核，忽视了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过程的关注。数智技术为构建全过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

通过全过程的数据留痕，系统能够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互动性、情感变化及行为表现。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这些碎片化的数据被整合为动态的“思想成长画像”。这种评价模式不再仅关注最终的分数，而是更加关注起始的差异与过程中的轨迹。它实现了从单一的结果评价向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的转变，为教育者提供科学的反馈依据，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建议。

### 3 价值引领：技术应用的定向与守界

技术嵌入的深入程度，还取决于价值引领的有效强度。失去价值引领的技术应用，可能会偏离育人方向，甚至产生负面效应。价值引领的功能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 3.1 定向：明确技术服务的育人目标

数智技术在大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其终极目的并非技术本身的展示，而是服务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技术必须服从于育人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属性。

在算法设计与数据筛选中，必须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元代码”，确保技术生成的内容与传播的信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意味着，技术应用不能仅仅追求点击率、活跃度等流量指标，而必须将政治标准、思想深度与育人实效作为衡量技术应用成效的核心标尺。通过价值定向，确保技术始终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存在，防止技术逻辑对教育逻辑的僭越。

### 3.2 赋魂：注入人文关怀与价值温度

数智技术往往带有冰冷的计算色彩，而思政教育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核心在于心与心的交流。因此，在技术应用中必须注入人文精神，避免陷入技术单调的陷阱。

这要求在系统设计中引入情感计算与伦理算法，使技术能够识别并回应学生的情感需求。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必须发挥主体性，利用技术手段增强而非替代人际互动。技术应当成为连接师生情感的桥梁，通过精准识别学生的困惑与迷茫，提供有温度的引导与关怀<sup>[10]</sup>。只有将技术的“智”与教育的“情”相结合，才能实现从物理接触到化学反应的升华，赋予数智思政以灵魂与温度。

### 3.3 守界：划定技术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

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边界，这一边界即是伦理与法律的底线。在数智赋能大思政的过程中，必须警惕技术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特别是数据隐私侵犯与算法歧视问题。

数据隐私关乎学生的个人尊严与安全。在采集与使用学生数据时，必须严格遵循知情同意原则与最小必要原则，严禁数据的滥用与泄露。同时，算法并非绝对客观，其背后可能隐藏着设计者的偏见。必须建立算法审计与纠偏机制，确保算法推荐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防止因算法歧视导致的教育不公。此外，必须坚守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防止过度依赖技术而导致教育责任的推卸。通过建立完善的伦理审查机制，为技术应用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确保技术在法治与伦理的轨道上运行。

## 4 双向重构的实现路径

技术嵌入与价值引领的双向重构，不是自动实现的理想状态，而需要通过理念更新、机制创新、制度完善与生态优化的系统努力。

### 4.1 理念重构：确立“人机协同”的育人哲学

解决数智时代思政教育困境的首要前提是观念的革新。必须摒弃技术万能论与技术恐惧论两种极端，确立“人机协同”的育人新哲学。

这一理念强调“人”的主体性与“机”的辅助性。教育者应利用技术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将精力集中于价值引导、情感交流与思维启发等机器无法替代的领域；而技术则负责处理数据、分析学情、提供资源等基础性工作。通过人机优势互补，构建一种“师—机—生”的教育新生态，

实现教育效能的最大化。

### 4.2 机制重构：建立动态平衡的运行系统

在操作层面，需要建立一套能够协调技术与价值关系的动态运行机制。

首先是建立数据驱动的精准供给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捕捉学生的思想波动与需求变化，动态调整教育内容与策略，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sup>[11]</sup>；其次是建立价值嵌入的算法优化机制。将价值判断标准转化为算法逻辑，在技术开发阶段即植入主流价值观，实现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同构；最后是建立双向反馈的调节机制。既要有技术对教育效果的反馈，也要有教育者对技术应用的伦理评估，通过双向互动不断优化系统运行，确保技术始终在价值的轨道上运行。

### 4.3 制度重构：完善数字思政的治理体系

良性的运行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针对数智思政的特点，亟需构建一套适应数字时代的治理体系。首先，应制定数智思政的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算法设计的伦理要求以及技术应用的边界，为技术开发与应用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应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度。落实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强化技术服务商的法律责任，保障学生的数据权益；最后，应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打破教育、网信、科技等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多方联动的监管合力，共同营造清朗的数字育人环境。

### 4.4 生态重构：打造数智思政共同体

大思政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数智赋能同样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在此应构建一个由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数智思政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政府应发挥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作用，统筹规划数字思政建设；学校作为实施主体，负责整合资源，开展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科技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安全、可靠、符合育人规律的技术产品与平台；社会各界则应提供丰富的实践场景与数据资源。通过构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生态体系，汇聚全社会的育人资源，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磅礴力量。

## 5 结语

数智赋能大思政，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也是一次严峻的价值考验。技术嵌入能够拓展思政教育的时空边界、精准程度与形态创新，而价值引领能够确保在这场变革中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双向重构并不是一次完成的静态平衡，而是持续展开的动态过程，这需要教育者在技术应用中保持价值敏感，在价值坚守中去拥抱技术可能。而在拥抱技术红利的同时，作为思政教育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价值理性，学会通过技术嵌入实现教育形态的数智化重塑，通过价值引领确保技术应用的伦理守正，不断完

善数智赋能大思政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Z].2019-02-23.
- [2]教育部.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EB/OL].(2022-02-08)[2026-04-10].[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22/2022\\_z1/202202/t20220208\\_598025.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22/2022_z1/202202/t20220208_598025.html).
- [3]苏玉波,李浩.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1):42-49.
- [4]王寅申,朱忆天.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与路径创新[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6):27-35.
- [5]项众.数智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挑战、创新路径与保障机制[J].教育信息化论坛,2024(9):123-125.
- [6]赵磊磊.人工智能助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技术社会学审思[J].江淮论坛,2026(2):173-182.

[7]胡华.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技术嵌入与价值审思[J].理论导刊,2023(11):124-131.

[8]袁苍松.数智赋能“大思政课”教学云探索[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11):84-86.

[9]白林驰,殷全玉.思政课叙事的数智赋能与优化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103-112.

[10]郭华,向佳雯.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主体性发展的隐含风险及教育应对[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6,40(2):73-80.

[11]段佳锐,李战奎.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价值旨归、现实症候与实践路径[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2):85-92.

#### 作者简介:

孙源(1999-),女,汉族,山东省烟台人,山东协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层党建。